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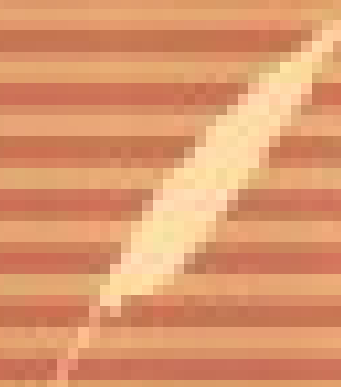
THE TREATI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OF THE CHINESE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上海人民出版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一)

悲惨世界

[法]雨 果 著

赵秀江 译

· (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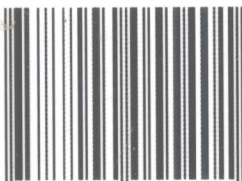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其木格 索书辉
钱 萍 杨显文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7-204-05540-3



9 787204 055401 >

ISBN 7-204-05540-3/I · 1000

定价：598.00 元（全二十卷）



七 到了的旅人准备回程

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一辆车子及其乘车人在路上的情形。当这车子走进阿拉斯邮政旅馆时，已快到晚上八点钟了。乘车人从车上下来，漫不经心地回答旅馆老板的殷勤招呼，并打发走了那匹新补充的马，又亲自把那匹小白马牵到马棚里去；随后他推开楼下弹子房的门，两肘支在桌上，坐在屋子里，这段路程，他原想在六小时以内完成的，竟费去了十四小时。他扪心自问，这不是他的过错；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焦急。

旅馆的老板娘走进来。

“先生在这里过夜吗？先生用晚餐吗？”

他摇摇头。

“马夫说先生的马很累了！”

这时他才开口说话。

“难道这四匹马明天不能走吗？”

“呵！先生！它至少得休息两天才能走。”

他又问道：

“这里有邮局吗？”

“是的，先生。”

老板娘引他到邮局去，他拿出身份证，问当天晚上可有办法乘邮箱车回滨海蒙特勒伊。邮差旁边的位子恰好空着，他便定了这位子，并付了旅费。



“先生，”那局里的人说，“请准时在早晨一点钟到这里来乘车。”

事情办好以后，他便出了旅馆，向城里走去。

他从前没有到过阿拉斯，街上一片漆黑，他信步走去。同时他似乎打定主意，不向路人问路。他走过了克兰松小河，在一条小街的窄巷里迷失了方向。他迟疑了一会，恰巧有个绅士提着大灯笼走过。他决计去问这绅士，在问之先，还向前后张望，好象怕人听见他将发出的问题。

“先生，”他说，“劳您驾，法院在什么地方？”

“您不是本地人吗，先生？”那个年老的绅士回答，“那么，跟我来吧。我正要向法院那边去，也就是说，往省公署那边去。法院正在修理，案子暂时改在省公署里开审。”

“刑事案件也在那边开审吗？”他问道。

“一定是的，先生。您知道今天的省公署就是革命以前的主教院。八二年的主教德·贡吉埃先生在那里面盖的一间大厅里开庭。”

绅士边走边对他说：

“如果先生您是要看审案，时间也许迟了点。平时他们总是在六点钟退庭的。”

但是，当他们走到大广场，绅士把一幢黑黢黢的大厦指给他看时，正面的四扇长窗里却还有灯光。

“是的，先生。您正赶上，您运气好。您看见这四扇窗子吗？这便是刑庭。里面有灯光。这说明事情还没办完。案子一定拖延了，正开着晚庭。您关心这件案子吗？是一桩刑事案吗？您要出



庭作证吗？”

他回答说：

“我并不是为了什么案子来的，不过我有句话要和一个律师谈谈。”

“这当然有所不同。您看，先生，有卫兵的那地方便是大门。您沿着大楼梯上去就是了。”

他按照绅士的指点做去，几分钟以后，便走进了一间大厅。厅里有许多三五成群，围着穿长袍的律师们在低声谈话。

看见这些成群的黑衣人立在公堂门前窃窃低语，那总是件让人寒心的事。从这些人的嘴里说出来的话，是很少有善意和怜悯之心的。他们口中吐出的多数是早已拟好的判决词。一堆堆的人，使这心神不宁的观察者联想到许多蜂巢，窠里全是些嗡嗡作响的妖魔，正在共同营造着各式各样的漆黑的楼阁。

在这间宽敞的厅堂里，只点着一盏灯。这厅从前是主教院的外客厅，现在作为法庭的前厅。一扇双合门正关着，门里便是刑庭所在的大厅。

前厅异常阴暗，因此他放胆随便找了个律师，便问：

“先生，”他说道，“案子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已经审完了。”律师说。

“审完了！”

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响，律师听了，转身过来。“对不起，先生，您或许是家属吧？”

“不是的。我在这里没有熟人。罪判了吗？”

“当然。非这样不行。”



“判了强迫劳役吗？”

“终身强迫劳役。”

他又用一种旁人几乎听不见的微弱声音说：

“已经证实了罪人的身份吗？”

“什么身份？并没有身份问题需要证实。这案子简单得很，这妇人害死了自己的孩子，杀害婴孩罪被证实了，陪审团没有追查是否蓄意谋害，判了她无期徒刑。”

“那么是个妇人吗？”他说道。

“当然是个妇人。莉莫赞姑娘。那么，您和我谈的是什么案子？”

“没有什么。但是既然已经完结了，大厅里怎样还是亮的呢？”

“这是另外一件案子，开审已经差不多两个钟头了。”

“另外一件什么案子？”

“呵！这一件也非常简单。一个无赖，一个累犯，一个苦役犯，又犯了盗窃案。我已记不大清楚他的名字了。他那面孔，真象土匪。仅仅那副面孔已够使我把他送进监狱了。”“先生，”他问，“有办法到大厅里去吗？”

“我想实在没有法子了。听众很拥挤。现在正是休息，有些人出来了。等到继续开审时，您可以去试一试。”

“从什么地方进去？”

“从这扇大门。”

律师离开了他。他一时烦躁达于极点。万千思绪，几乎一齐涌上心头。这个不相干的人所说的话象冰针火舌似的轮番刺进他



的心里。当他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就吐了一口气，但是他不明白，他感受到的是满足或是悲哀。

他走近几处人群，听他们谈话。由于这一时期案件非常多，庭长便在这一天里排了两件简短的案子。开始是那件杀害婴孩案，现在则正在审讯这个苦役犯，这个累犯，这“回头马”。这个人偷了些苹果，但是没有确实证据。被证实了的，只是他曾在土伦坐过牢。这便使他的案情严重了。另外，对他本人的讯问和证人们的陈述都已完毕，但律师还没有进行辩护，检察官也还没有提起公诉。这些事总得到后半夜才能完结。这个人很可能被判刑，检察官很厉害，他控诉的人，从无“幸免”。他还是个寻诗觅句的才子。

有个执达吏立在进入刑庭的门旁。他问那执达吏：

“先生，快开门了吗？”

“不会开门。”执达吏说。

“怎么！继续开审时不开门吗？现在难道不是休息吗？”

“现在已继续开审一些时候了，”执达吏回答，“但是不会开门。”

“为什么？”

“因为里边早就坐满了。”

“怎么！一个位子也没有了吗？”

“一个也没有了。门已经关上。再也不让人进去了。”

执达吏停了一会儿又说：

“在庭长先生的背后还有两三个位子，然而庭长先生只允许公家的官员进去坐。”



执达吏说了这句话，就转过背去了。

他低着头，穿过前厅，退回去慢慢走下楼梯，似乎步步迟疑。也许他在独自思量吧。前一天夜里在他心里发动的那场激烈斗争还没有结束，还随时要起一些新变化。他走到楼梯转角，依着栏杆，叉起两臂。忽然，他解开衣襟，拿出皮夹，抽出一支铅笔，撕了一张纸，在回光灯的微光下急忙写了这样一行字：“滨海蒙特勒伊市长马德兰先生”。他挤过人堆又迈着重步跨上楼梯，直向那执达吏走去，把那张纸给了他，慎重地向他说：“请把这送给庭长先生。”

执达吏接了那张纸，瞟了一眼，便遵命照做了。

八 优待入席

那是他自己不曾想到的，滨海蒙特勒伊市长素有声望。七年来，他的名声早就传遍了下布洛涅，后来更超越了这小小地区，传到邻近的两三个省去了。他除了在本城内起了振兴烧料细工工业的重大作用之外，在滨海蒙特勒伊县的一百八十个镇中，没有一镇不曾受过他的照顾。在必要的时候，他还能帮助和发展其他县的工业。他以他的信用贷款和基金在情况需要时支援过布洛涅的珍珠罗厂、弗雷旺的铁机麻纱厂和匍白的水力织布厂。不管什么地方，提到马德兰先生这个名字，大家总是肃然起敬的。阿拉斯和杜埃都羡慕滨海蒙特勒伊有这样一位市长，说这是个幸运的小城。



这回在阿拉斯任刑庭主席的是杜埃的御前参赞，他和别人一样，也知道这个无处不尊、无人不敬的名字。执达吏轻轻开了从会议室通到公堂的门，在庭长的围椅后面伛着腰，递上我们刚才念过的那张纸说道“这位先生要求旁听”，庭长肃然动容，拿起一支笔，在纸的下端写了几个字，交给执达吏，说：

“请进。”我们说着他的历史的这个伤心人立在大厅门旁，他站立的姿势和态度，一直和那执达吏先头离开时一样。他在满怀牵挂中听到一个人向他说：“先生肯赏光让我带路吗？”这正是刚才用背对着他的那个执达吏，现在已向他鞠躬直达地面了。执达吏又同时把那张纸递给他。他把它展开，当时他恰立在灯旁，

“刑庭庭长谨向马德兰先生致敬。”

他捏着这张纸，似乎这几个字给了他一种奇苦的余味。他跟着执达吏走去。

几分钟后，他进了一间四壁装饰辉煌，气象森严的会议室，独自立在里面，一张绿呢台子上燃着两支烛。执达吏在最后离开他时所说的那些话还一直留在他的耳边：“先生，您现在是在会议室里，您只需转动这门上的铜钮，您就到了公堂里庭长先生的围椅后面。”这些话和他刚才穿过的那些狭窄回廊以及黑暗扶梯所留下的回忆，和他的思想都混在了一起。

执达吏把他独自留下。紧急关头到了。他想集中精神想想，但是做不到。尤其是在我们急于想把思想里的线索和痛心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时，它们偏会在我们的脑子里断裂。他恰巧到了这些审判官平时商议和下判决书的地方。他静静地呆望着这间寂静骇人的屋子，想到几多生命是在这里断送的，他自己的名字不久



也将从这里轰传开去，他这会儿也要在这里过关。他望望墙壁，又望望自己，感到很惊奇，居然会有这间屋子，又会有他这个人。

他已超过了二十四个钟头没吃东西，车子的颠簸已使他疲惫不堪，不过他并不觉得，好象他什么事都已感觉不到。

他走近挂在墙上的一个黑镜框。镜框的玻璃后面有一封陈旧的信，是巴黎市长兼部长让·尼古拉·帕希亲笔写的，信上的日期是二年六月九日。这日期一定是写错了的，在这封信里，帕希把他们拘禁的部长和议员的名单通告了这一镇。假使有人能在这时看见并注意马德兰，一定会认为这封信使马德兰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的眼睛没有离开它，并且念了两三遍。他自己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觉得他是在念这封信。他当时想到的却是芳汀和珂赛特。

他一面沉思一面转过身子，视线触到了门上的铜钮，门那边便是刑庭了。他起先几乎忘记了这扇门。他的目光，起初平静，随后便盯住那铜钮，既而惊愕，渐渐起了恐怖。一滴滴汗珠从他头发里流出来，直流到鬓边。

有那么一会儿，他用一种严肃而又含有顽抗意味的神情作出一种决然的姿势，意思就是说（并且说得那样正确）：“见鬼！谁逼着我不成？”他随即一下转过身去，看见他先前进来的那扇门正在他面前。他走去开了门，一步就跨了出去。他已不在屋子里了，他到了外面，在一道回廊里；这是一道长而狭的回廊，有许多台阶和几个小窗口，弯弯曲曲，一路上点着几盏类似病房里通宵点着的回光灯，这正是他来时经过的那条回廊。他吐了一口气，又仔细听了一阵。背后没有动静，他前面也没有动静。他开



始溜走，象有人追他似的。

他溜过了长廊的几处弯角，又停下来聆听。在他四周，仍和刚才那样寂静；那样昏暗。他呼吸促迫，站立不稳，连忙靠在墙上。石块是冷的，他额上的汗也象冰似的。他把打着寒战的身子站直。

他独自一人，立在黑暗中，寻思起来。感到冷不可耐，也许还因别的事而浑身战栗。

他已想了一天一夜，他仅听见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叹息：“唉！”

这样过了一刻钟。最后，他低下头，悲伤地叹着气，垂着两只手，又走回来。他不胜负荷似的慢慢地走着。好象有人在他潜逃的时候追上了他，硬把他拖回来一样。

他又走进那间会议室。他看见的第一件东西便是门钮。门钮形状浑圆，铜质光滑，在他眼前闪闪发光，好象一颗骇人的星星。他如同羔羊见了猛虎的眼睛似的望着它。

他的眼睛无法离开它。

他一步一停，向着门走去。

假使他在听，他就会听见隔壁厅里一片嘈杂的低语声。但是他没有听，也听不见。

忽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到了门边。他惊惶失措地握住那门钮，门开了。

他已到了公堂里面。



九 一个拼凑罪状的地方

他走下一步，机械地反手把门拉上，站在那里估量他目前的情况。

这是一间灯光惨暗，容积颇大的圆厅，时而喧嚣四起，时而寂静无声。一整套处理刑事案件的机器，正带着庸俗、阴森的隆重气派，在群众中间活动。

他所在厅的这一端，一些神情疏懒、穿着黑袍的陪审官正啃着手指甲或闭着眼皮；另一端，是一些衣服褴褛的群众，一些姿态各异的律师，一些面容诚实而凶狠的士兵；污渍的旧板壁，肮脏的天花板，几张铺着与其说是绿的，还不如说是黄的哗叽的桌子；几扇门上都有黑色的手渍。几张咖啡馆常用的那种光少烟多的植物油灯挂在壁板上的钉子上，桌上的铜烛台里插了几支蜡烛。这里是阴暗、丑陋、沉闷的；从这一切中产生了一种威仪严肃的印象。因为就在这里，大家感受到那种人间的威力和上苍的威力，也就是所谓的法律和正义。

谁也不曾注意他，在这群人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惟一的一点上，那就是在庭长左方、沿墙靠着一扇小门的那条木凳上。那条凳被几支烛照着，在两个法警间坐着一个人。

这人，便是那个人了。

马德兰并不曾寻找他，却又一下就看出了他。他的眼睛不期然地望到了那里，仿佛他事先早知道了那人的所在。



他以为看见了的是自己，不过较老一些。面貌当然不是绝对相似，但是神情和外表却完全一模一样。一头乱竖着的头发，一双横蛮惊惶的眸子，一件布衫，正象他进迪涅城那天的模样，满面恨容，好象要把他费了十九年时间在牢内铺路石上积攒起来的怨恨全闷在心中一样。

他打了个寒噤，对自己说道：

“我的上帝！难道我又要变成这个样子吗？”

这人看去至少有六十岁光景。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粗鲁、执拗和惊惶。

门一响，大家都靠紧，让出了一条路。庭长把头转过去，看见刚进来的人正是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先生，便向他行了个礼。检察官从前因公到滨海蒙特勒伊去过多次，早已认识马德兰先生，便也同样行了个礼。他头昏目眩，只呆呆地望着。

几个审判官，一个记录员，一些法警，一群幸灾乐祸赶热闹的面孔，凡此种种，他在二十七年前都曾见过。现在他又遇见了，这些魔鬼正在躁动，它们确实存在。这已不是他回忆中的景象，也不是他思想上的幻影，而是一些真正的法警，真正的审判官，真正的听众，一些有血有肉的人。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往日见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景象以及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又在他的四周再次出现，再次活动。

这一切都在他面前猖狂舞动。

他心胆俱裂，闭上了眼睛，从心灵的最深处喊道：“决不！”

造化弄人，演成悲局，使他神魂震惊，烦乱欲狂，并且坐在那里的那个人，又恰是他自己的化身！那个受审判的人，大家都



叫他做冉阿让！

真是不可思议，他的影子在他眼前扮演他生命中最可怕的一页。

一切都在这里重新出现了，同样的布置，同样的灯光，审判官、法警和观众的面目也大致相同。不过在庭长的上方，有一个耶稣受难像，这是在他从前受判决的那个时代公堂上所缺少。足见他当年受审判时上帝并不在场。

他背后有一张椅子。他颓然落下，如坐针毡，惟恐别人看见他。坐下以后，他利用审判官公案上的一堆卷宗，遮住自己的脸，使全厅的人都看不见他。现在他可以看别人，而别人看不见他了。他已经完全回到现实的感受中来，渐渐安定下来，心情的镇定已使他达到能听完的程度。

巴马达波先生是陪审员之一。

他在找沙威，但是不见。证人席被记录员的桌子遮着了。并且，我们刚才说过，厅里的灯光是暗淡的。

他进门时，被告的律师正说完辩词。全场气氛已到了最紧张的程度，这件案子开审已有三个钟头了。在这三个钟头里，大家望着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一个穷极无聊、极其糊涂或极其狡猾的东西，在一种骇人听闻的真情实况的重压下一步步扑伏下去。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是个流浪汉，被别人在田野中发现，拿着一根有熟苹果的树枝，这树枝是从附近一个叫别红园的围墙里的苹果树上折下来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已经作了一番调查，证人们刚才也都发了言，众口一词，讨论中真相大白。控词里说：“我们逮捕的不仅是个偷水果的小偷，不仅是个贼，我们手里抓



获的是一个匪徒，一个违反原判、擅离指定住址的累犯，一个旧苦役犯，一个最危险的暴徒，一个久已通缉在案名叫冉阿让的奸贼。八年前，从土伦牢狱里出来时，又曾手持凶器，在大路上抢劫过一个叫小瑞尔威的通烟囱的孩子，罪关刑律第三百八十三条，该犯经过正式证明，确系冉阿让，当即根据上述条文进行追究。他最近又重行犯罪。这是一次再犯。请先处罚他的新罪，容后提审旧案。”被告在这种控词前，在证人们的一致意见前，瞠目结舌，不知所以。他摇头顿脚或是两眼朝天表示否认，他结结巴巴，答话困难，但是整个人，从头到脚，都表示不服。在这一排排摆开阵式、向他挑战的聪明人面前，他简直是个傻子，简直是个陷入了重围的野人。可是目前正是威胁他前途的紧急关头，他的嫌疑越到后来越大。全体观众望着这种极尽诬陷、逐渐向他紧逼的判决词，和他自己比起来还更担忧些。还有一层可虑的事，假使他被证实确是冉阿让，小瑞尔威的事将来也得判罪，那么，除监禁以外，还有处死的可能。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那副冥顽不灵的表情看什么呢？是愚蠢还是狡狴？是懂得很清楚还是完全不懂？对这些问题听众各执一辞，陪审团的意见似乎也不一致。这件既惊人又捉弄人的疑案不但暧昧不明，而且茫无头绪。

那个辩护士谈得相当好，他那种外省的语句，无论在巴黎，还是在罗莫朗坦或蒙勃里松，早已成为律师们的词藻。但今天这种语句已成古典的了，它那种持重的声调、庄严的气派，正适合公堂上的那些公家发言人，所以现在只有他们还偶然用用；譬如称丈夫为“良人”，妻子为“内助”，巴黎为“艺术和文化的中